歷史與空間

中山公園情未了

●肖中良

清晨，送小孫女往松濤小學讀書。時間尚早，突然萌發到中山公園逛逛。久違了的地方，想找回一些感覺。

多少次，從她身邊走過，來去匆匆，未曾停下過腳步，仔細端詳她變化的容顏。

40年了，人都滿臉滄桑了，公園呢？

映入眼前的是：一片片碧綠的草地，一年四季不謝姹紫嫣紅的花圃，白楊樹般高大挺拔的棕櫚，流光溢彩的燈柱，現代化的音樂噴泉，藝術長廊，亭台軒榭，樓閣花牆，假山池沼……滿眼春光，猶若一身珠光寶氣典雅華貴的美少婦。有時，歲月也真魔幻，可以讓一個人容顏蒼老，卻讓一個公園煥發了青春。

上午8點剛過，男男女女，一簇簇人群，從四面八方，絡繹而來，魚貫而入。林蔭小道上，情人夫妻，依偎相擁，卿卿我我，呢喃細語；噴泉四周，好友親朋，如約而至，互致問候，一路歡聲笑語；台階甬道，熟人邂逅，引伴驚呼，或寒暄或密晤，走坐自如。有人在長廊一隅，吹拉彈唱，引吭高歌；有人在石桌凳前，鋪開棋盤，對弈搏殺；有人在亭子中間擺開龍門陣，鬥雞玩牌；更多的人在空曠坪地，方陣龐大，佇列整齊，跳起熱情奔放的廣場舞，聲唄宏大，動地震天。悠閒的人們找到合適自己的角落家長里短，海侃神聊，或專注讀書，或低頭玩手機，有的長空舞劍，有的穿梭太極……在這個天地裏沒有生熟，無論親疏，不分貴賤，莫辨男女，不較年齡，只講興趣特長，隨心順性，抄起傢伙，露出本領，隨時隨地加入其中一個群體，愉快聚散，真乃五花八門的時代世俗大世界。此刻，置身其間，社會的和諧，人間的美善，世道的安寧，一切彷彿都生長在這個公園裏。

畢竟這是一座號稱七八十萬人口的新興地級市，在大街上，平日難得遇見一個熟人。奇跡又在這座公園發生了。那天放學後，小孫女鬧着鑽了一回假山。一出洞，猛抬頭，一個似曾相識的女性站在面前，雙方驚呆了片刻，終於認出，是二十幾年前一起函授學習的同學。她也帶着小孫子來公園玩。她小我好幾歲，竟然已經退休了，我才想起女性是提前五年退休的。她保養得很不錯，歲月這把殺豬刀在她身上溫柔起來，她基本未變：苗條的身段，姣好的面容，笑起來一對美麗深邃的酒靨，是她標誌性的魅力點，讓人無法忘卻。我說：「你像廟裏的觀音，不會老。」年過半百的奶奶，不施粉黛，臉上無斑點，身材不臃腫，風韻不遜徐娘，難得。她說：「你除了發了點福，也沒什麼變化啊，我才認得出來。」是呵，二十多年了，雙方都還一眼認得出，應該沒有太大變化。當年，我們讀的是成人本科大學，彼此都已婚嫁生子，帶薪讀書，壓力不大，大家相處得很好，有時課餘還結伴遊山玩水。一段美麗的人生時光，銘刻在年輕的歲月裏，讓人久久回味。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縣區，一南一北，相隔近兩百公里，畢業後，天各一方，當時通訊交通皆不便，還沒手機，最初幾年還用傳呼機偶爾聯繫，後來，她隨夫君去了深圳，各自平靜，不便多擾，漸行漸遠，也就模糊起來了。變的是容顏，不變的是友誼。今日相見，看她光澤如昨，風采依然，想來這二十多年，她的日子應該過得順心滋潤。未飲黃滕酒，只見紅酥手，我默默地祝福她。

假山，還像一隻滿身鱗片的穿山甲蜷伏在擎天塔身邊，它面前彎拱的虹橋，長得有點像杭州西湖的斷橋，我曾疑心，當年白娘子是否來過這裏與許仙幽會，不然旁邊咋會無端建一座塔呢？於是，年少的我曾經也帶了把油紙傘，在橋上癡癡地等了好幾回，可憐，卻連穿白裙子的女人都未曾遇見過。橋下的池沼裏，往來條忽的小魚，我不知道，是40年前那條大紅鯉魚的第幾世裔孫？

●龍岩市中山公園內的虹橋。 作者供圖

山頂上有座八角亭，依八卦布局，符號圖騰，依稀可辨，是公園裏有些年頭的最具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古物，儘管也沒有亭名和對聯。不過，亭子似乎幾十年沒有修葺和裝潢過，依舊是水泥地板，座位也是磨得光滑的黑褐水泥製板，油漆斑駁，吊頂的八卦蜘蛛木條開始蛀蝕脫落。莫非是公園管理者們遺忘了這座最高處的亭子，還是特意讓漂泊歸來龍岩的人有個記住鄉愁的地方？

中山公園幾處文物，各具特色，頗有代表性，浸潤了豐富的文化元素。擎天塔中西合璧，具宗教色彩，四角亭有佛教禪味，八角亭講易經陰陽，歐式亭見西方風情，六角亭呈東南亞氣息，解放亭顯紅色基因。小小一個公園，儼然是一個文化大觀園。忽然記起曾經有人說，龍岩是一座尷尬的城市：言她客家中心城市，本土卻說閩南話，說她閩南城市，卻大部分縣區都講客家話。請他到中山公園來走走吧，這裏的文化大觀園會告訴他：其實，龍岩，是一個文化多元，海納百川，開放包容的山城；龍岩，是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深度交融的新都市。我為大龍岩而驕傲。

這裏的幾處文物，幾乎都沒有亭名對聯，也鮮見文字敘述，似乎樸素低調到有點吝嗇。都說建築物沒有名字對聯，缺乏文化品位，沒有靈魂。然而《莊子．知北遊》曰：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」又有誰知道，表面沒有文字文化的東西，或許蘊涵一種大文化、大智慧、大靈魂。

40年，彈指一揮間。天，還是原來的天；地，還是原來的地；人，還是原來的人。不同的是，當初，十七八歲意氣風發的童生，變成了臨近退休兩鬢如霜的婦儒。

冰姐舞台

向尤聲普致敬

●周潔冰

粵劇紅伶尤聲普辭世了，香港殿堂級粵劇老倌少了一個宗師，戲行又少了一位德高望重又有內涵的前輩，實屬可惜。普伯是我最敬重的前輩，他在香港粵劇界德高望重，一生奉獻給粵劇。

普伯於1971年以實驗粵劇的新風格為宗旨，與阮兆輝及一眾年輕演員組成香港實驗粵劇團，積極創作和改編粵劇，亦曾為香港藝術節策劃「紅伶排場戲薈萃」。

在粵劇不同行當藝術的發展和提升上，尤聲普貢獻極大。他的成就更獲社會各界肯定，2016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後，於2017年獲藝發局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，同年獲港府頒授銅紫荊星章，彰顯他對粵劇發展的長期貢獻。

有幸獲編劇家楊智深先生的邀請，欣賞了普哥於4月24日在屯門大會堂演出《乾坤鏡》（五代同台版），這是他最後一次踏上台板演出，是一場難得的五代同台的演出。為了懷念普伯，約了楊智深先生做訪談，和深哥談起，大家都有同感，最令人佩服的一點是普伯雖是89歲高齡，仍堅持以身作則，向新一輩演員傳授戲曲藝術，本來可享受退休生活的普伯永不言休，足見他推動粵劇的傳承和發展的熱誠。

粵劇文化內涵豐富，充滿人生哲理，忠奸分明，粵劇文化傳播的正是做人的哲理，忠奸分明。一般粵劇取材才子佳人，深受觀眾歡迎，普伯勇於嘗試，分別以武生、老旦及丑生等多樣的行當登台，特別是他在《霸王別姬》以大花面擔綱演出，展現他豁達的胸懷、積極進取的心態，值得我們後輩向他學習，在此衷心向普伯致敬！

文化傳承的理念是世代相傳，時間是不會停步的，不少第一代的藝術工作者已經踏入垂暮之年，業界不得不面對如培養接班人的問題，「五代同台」正正帶傳承的意義和永續發展的探索。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，粵劇人才的流失話題也漸漸受到重視與討論，尤其是在長期無工開的環境下，過去辛苦培育了的人才很難留得住。當然，良性的人才流動並非壞事，問題是政府是否應檢視和制定整體的文化政策，培育粵劇人才，讓他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，一展抱負。

人生如舞台，舞台如人生，「小角色，大擔當」，不要小覷舞台上的小角色，你永遠不知道你演繹的角色背後會產生什麼意義，改變了什麼人？只要有承擔，「小角色」隨時會發揮大意義！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
五十七

已成絕唱的早秋

早秋

十里明湖一葉舟，
城南煙月水西樓，
幾許秋容嬌欲流，
隔着垂楊柳。
遠山明淨眉尖瘦，
閒雲飄忽羅紋皺，
天末涼風送早秋，
秋花點點頭。

李叔同詩句
素仲配畫
丁酉秋

早秋的西湖，明淨美麗，「遠山明淨眉尖瘦，閒雲飄忽羅紋皺，天末涼風送早秋，秋花點點頭。」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時期，是李叔同作詞作曲最多的時期，一方面為了教學所需，另一方面也正好抒發感情。此首詞曲皆由李叔同所作，可惜今日我們聽不到了。

來鴻

麥黃黃，芒種忙

●管淑平

芒種，是被那親切的麥兒香喚來的。

在鄉下實習的日子裏，我有幸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麥香和農忙，不過這是在我成年之後；這次的感受，和孩提時代的感受大為不同。

草青青，麥黃黃，芒種忙。不錯的，入了芒種，人們又從先前的閒逸轉入到了一個忙季。沒有提前預約，也沒有收到請柬，田地裏突然就熱鬧了起來，大街上也變得突然忙碌。這熱鬧是陣陣麥香邀請來的。氣溫變得熱了起來，鳥雀的身影多了起來，還有那清脆的布穀鳥的歡鳴，為芒種增添了很多樂趣。

芒種裏，收麥也是頗有樂趣的。我家門前，有成片成片的土地，全是麥田。一眼望去，全是金黃。金黃，是一種踏實的顏色。好像突然一下子，我家門前就熱鬧起來了：大型的麥子收割機發出的轟隆聲，從早上五點左右，可以一直響到深夜。我一向討厭震動和過大的聲音，但是對這次近在家門前的聲響，我卻有種莫名的偏愛。我看到大街上站滿了人，看着收割機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盡情表演。其中，有老人，有年輕人，有小孩，臉上全是興奮與喜悅；那是只有莊稼人才懂的一種情結，是我們骨血裏對收穫的感念。現在，技術進步了，莊稼人可以少出點體力；收割與播種，都可以放心交給機器來幹。此情此景，我們的先輩，那些本本分分揮灑汗水的人，也許都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吧！

最讓我感到震撼的，莫過於收割機走完T台秀之後，留下的那漫天撲鼻的麥香。風輕輕，麥香香，我使勁兒地吮吸着，心裏只想努力把這味道一次次地吸進肺腑裏，然後留在腦海中。土地的饋贈，歷來都是無私的，它總是默默地成全着人們的每一個小小的願望。一種帶着汗水的付出，一次不畏辛苦的耕耘，農民如是，麥兒如是。成年後離開家鄉的我，也漸漸意識到，真實，是這世界上無比寶貴的東西。

自我上學以來，家中便很少主農事，而我常年在外求學，這又常常讓我感受到一種對土地的疏離。或許，正是因為與鄉村有了一點距離感，美，便從中不知不覺地顯露了出來，而我才可以從從容容地用眼睛觀看，用心靈去體會，用筆和文字去記錄。但當我浸泡在麥香中時，內心通達而明媚，我又一次，與腳下的土地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繫。土地的胸襟，柔軟而寬廣，如同慈祥的母親一樣，處處包容着你的小小的脾氣。

「芒種」一詞，自古以來都來着那麼幾分適中，親切而不流俗。我們的古人，彷彿個個都是大文學家，總是能把煙火籠上一層詩意。

「芒種」又名「忙種」。看這幾日路上人們的行色匆匆就知道，農人是真的忙。勤勉，是莊稼人永遠不褪的底色。趁着這個「當其時也，萬物生長，其勢盛極」的好時節，向來勤勞的農家人又怎敢懈怠呢！正如長卿的《芒種》一詩中所寫：「王孫但知閒煮酒，村夫不忘禾豆忙。」要知道，錯過了小麥的收割時節，來年的豐收也就沒了希望。因此，你總能從農人勤勉而忙碌的身影中，被他們的樸質與任勞任怨，久久地驚奇着，震撼着。

鄉村，是一本寫不完的散文集，每一段經歷，每一個故事，都溫柔可親。從這些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，我們就能懂得很多道理，芒種收麥，難道不是最好的體現嗎？

詩詞偶拾

●張春生

芒種詩意

花瓣落成往事
杏子黃熟，鹽蛋流油
布穀鳥傾訴衷腸
田野晃動着綢緞的光芒

季風吹送，麥子飽滿
一些以農事為天的人
趁着火熱的天氣忙碌
豐收，金黃而遼闊

收割機代替鐮刀
奔走在陽光裏
在農民的胸膛裏
有樸素的月光盈照心門

季節扒光了土地
褪去華服，播種的時機來臨
種子入土。雨神心情豪放
痛飲三杯好酒
化繁為簡。昔日荷鋤人
正匆匆為無邊的油綠而轉身

生活點滴

油燈下的童趣

●張武昌

凌晨時分，走在寧靜的路上，在昏暗的路燈下留下一串串腳印。陣陣涼風吹來，燈光下的樹影一晃一晃地抖動，絲絲寒意引着我的思緒往歲月的深處走。回到童年時光的隧道，在記憶的深處，一盞油燈鎖住了我的心，那是童年的煤油燈（那個時代叫洋油燈）。

在農村成長的我，煤油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時候，每當夜幕降臨，農村家家戶戶都會點亮一盞盞煤油燈，走近家門，就能聞到一股煤油燃燒後的濃烈氣味，煤油燈下有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。

我的煤油燈是自己動手做的，在商店裏買回油燈頭及棉繩，再找來一隻空玻璃墨水瓶，把棉繩小心翼翼地穿入油燈頭，然後將另一部分棉繩深入到墨水瓶底部，在墨水瓶裏注入煤油，一盞簡單的煤油燈就做成了。

煤油燈經常要挑走燈芯燒焦的部分，有的人是用剪刀剪去，而我是用鉛筆尖去挑走燒焦的部分。若芯不夠長了又沒有備用的棉繩，則會用草紙卷成條狀，穿入油燈頭替代使用。當時煤油是限購商品，購買不容易，用家都非常珍惜。

山村的月夜呈現出一種令人遐想的神秘，在錯落簡易的樓舍裏，那一盞盞煤油燈抖動着如花生米般大小呈黃色的火苗。它散發出裊裊黑煙，以及特殊的煤油氣味，讓各家各戶看似靜止的生活又活躍起來。

我家住在接近村子的盡頭，每當天色暗下來，爺爺便會在房間裏劃一根火柴，再撥弄一下燈芯，小油燈發出昏黃的光，窄小的屋子便依稀可見。讀小學低年級時期，當時的教育還沒有真正得到重視，農村時不時在搞文攻武鬥，學校沒有夜自習課。吃完晚飯，我經常在爺爺的房間裏玩。

我家祖輩受良好教育的人居多，曾祖父還是當時的縣教育局長，中學勸學所長，好幾位叔公、堂叔還是新聞界的佼佼者。油燈下，爺爺一邊抽煙喝茶，一邊給我講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裏經典人物的故事，總會把枯燥的時光變得快樂而有趣。爺爺總是這樣催促我：「快做作業，等完成了作業，給我捶捶背，我給你零花錢。」爺爺的話讓我饒有興致地取出書簿，把油燈移到長方桌的中間位置上，我趴在閃爍着黃色火苗的油燈下，在那裏認真地做作業。

「文革」結束後，學校逐漸恢復了正常教學，也開始要求四五年級學生夜間回學校學習，而當時供電極不正常，電壓嚴重不足。我們均需自備油燈帶回學校，有的學生家裏實在貧困，便會二三個人圍在一塊共用一盞燈。有一次不小心弄翻了油燈，把煤油倒在桌子上，小同學都沒有安全意識，用廢紙點燃桌面上的煤油，造成火越來越旺。我們不知所措，拚命大聲尖叫，老師聽到嘈雜的叫喊聲，趕緊從房間裏跑過來，拿起放在課室角落裏的一把掃地用的掃帚，對準着火的地方拍打，不一會滅了火苗，弄到桌子「傷痕纍纍」。我們幾個同學被老師叫到一邊受到嚴肅批評，同時老師也給我們認認真真地補上了一堂防火安全的課。

中學階段，學校有提供讓學生住宿的宿舍，電力由另外一個地方供電，也經常停電，學生仍需自備煤油燈。學校有統一的作息時間，到了規定時間，便會熄燈。很多學生在夜自習課完成後，還會留在課室內「挑燈夜讀」，丁字形的校舍課室裏，在熄燈後仍然「星光閃爍」，呈現出另一番景象。

放假期間的夜晚，我經常會約上三五個同學，到其中一人家裏小聚。農村通常會在廚房或飯廳裏面擺放一張四方形的飯桌，四邊各放一張長方形的椅子。桌面中間放一盞大號油燈，大家圍坐在一起，一邊聊天一邊講故事，你一言我一語，聊現實、道將來，無休止，不亦樂乎。

油燈下童年時光雖然簡樸，但日子卻充滿無窮的樂趣。想起童年，油燈下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。

隨着時光流逝，科技不斷的發展，電燈、空調、電腦、智能電話闖進了我們的新生活。遠去了童年，遠離了故土，熟悉的鄉音逐漸消失。嶄新的日子裏，我常轉身回到時光的隧道，去打撈那些難忘的生活片段和記憶。